

咬春

赵 静

不知不觉已经立春,大地苏醒,万物萌动。在贵州群山之间,春意来得悄无声息。晨雾未散,山樱已悄然绽出粉白;溪水微涨,田埂上冒出嫩绿的茶菜芽。

虽无巴蜀“打春牛”的喧天锣鼓,亦少江南“春盘细生菜”的精致摆盘,但黔人自有其迎春之道:一锅热腾腾的社饭、一碗新采的折耳根拌胡豆、一场侗寨里的“踩歌堂”,皆是山民对春天最朴素而深情的致意。

(一)

贵州立春食俗,不尚繁复,却深谙“应时而食”之道。因地处云贵高原,春寒料峭,湿气未退,故咬春之物多具温补、祛湿、开胃之效,且就地取材,尽显山地智慧。

在湄潭、凤冈一带,立春日必食社饭。此饭多以糯米为主食,适量掺入腊肉丁、蒿菜(或野葱)、胡豆等,蒸熟后油润咸香,既暖胃又提神。当地老人常说:“吃一口社饭,走路时既能脚底生风,犁田时也感觉不到累。”

立春时吃的这口饭,吃的是土地的馈赠,也是对春耕的美好期盼。在黔东南苗岭深处,立春前后正值春茶初采。雷山、丹寨等地的苗家女子清晨上山,指尖轻掐一芽一叶,带回后以古法炒制。新茶初泡,清香微涩,饮之如啜山泉。当地人谓之“尝新茶,接春气”。茶汤入喉,仿佛将整座青山的晨露与鸟鸣都咽了下去。

而在桐梓、习水等地,立春餐桌少不了折耳根拌胡豆。折耳根又叫鱼腥草,爱之者视为极品美味,憎之者恨不得退避三舍。折耳根性寒,胡豆(蚕豆)甘平,二者相配,既清热解暑,又健脾利湿。青翠的折耳根、碧绿的胡豆,淋上木姜子油与糊辣椒,酸辣鲜爽,一口下去,五脏六腑皆被唤醒。

更有趣者,是黔北一些村落保留的“咬萝卜”旧俗。立春清晨,长辈递给孩子一段生白萝卜,嘱其“用力咬断”。萝卜清脆作响,寓意“咬断病根,一年无灾”。此俗虽简,却与汪曾祺所赞“春而可咬,很有诗意”遥相呼应——在贵州,连最寻常的萝卜,也能咬出山野的韧劲与希望。

(二)

贵州立春,少有宏大庆典,却将仪式感藏于生活褶皱之中。

在道真、务川等仡佬族聚居区,立春前后有“祭树神”之俗。祭树神的仪式通常包括准备供品、祭祀仪式和分食祭品三个核心步骤。其时,村民将早就准备好的米酒、糍粑等祭品,供奉树神。由族老带头烧香、报本境社主,宣读祭文,祈求树神的保护,以获得更多的生活资料。人们下跪祈祷,敬酒鸣炮。祭毕,众人可分食祭品,孩童则绕树奔跑三圈,谓之“沾春气”。古树无言,却见证了一代代山民对自然的敬畏与依恋。

黔东南侗寨,则以“踩歌堂”迎春。参与者多为青年男女,穿着头帕、对襟衫、腰带、银饰品、刺绣裙裤、布鞋等民族盛装。音乐则以木琴声为主,恍若深谷般传来,又如久远而旷古的召唤。舞蹈则多为赤脚而舞,象征先民艰辛。歌声悠扬,舞步轻快,歌词多即兴创作,或咏春景,或诉情思。外人看来是娱乐,侗人却视其为“以歌通天地,以舞唤春回”,在他们心中,春天不是被动等待的季节,而是用歌声与脚步共同迎来的伙伴。

而在贵阳、安顺等地的城市社区,近年兴起“春日市集”。非遗手作、本地农产、独立咖啡、民族服饰齐聚一堂。人们不仅买菜、品茶、试香,更在交谈中交换对生活的理解。一位摊主说:“我们卖的不是商品,是春天的心情。”

春,从舌尖之味,升华为心灵之悦。

(三)

对待春,为何偏要用“咬”字?

贵州的春天,不在温室,而在陡坡梯田;不在花房,而在风雨山路。要抓住它,非得用力不可。

古人云:“咬得菜根,百事可做。”黔人深谙此理。立春吃一口微苦的折耳根,是提醒自己:生活本有辛味,但值得细细咀嚼;喝一盏新茶,是告诉自己:再冷的冬天,终会迎来第一缕暖阳。

2016年,“二十四节气”列入联合国非遗名录,贵州虽未单独申报立春习俗,但黔地万千村落早已用炊烟、歌声、劳作,默默传承着这份时间的智慧。

今天,当我们在湄潭的茶园里采下第一芽,在桐梓九坝的民宿阳台看云卷云舒,在贵阳青云市集捧起一杯手冲咖啡,我们何尝不是在“咬春”?咬住的,是自然的节奏,是文化的根脉,更是对未来的笃信。

东风又起,万山含笑。正如一位苗家阿婆所说:“只要心里有春,天天都是立春。”

愿我们皆能在这片山水之间,咬住一口春,嚼出百样味——有泥土的厚重,有山风的清冽,有汗水的咸涩,更有希望的回甘。

乡土黔北

袁星忠

记忆中的年味

小时候过春节,感觉年味很浓。临近春节那几天,家家户户都忙着置办年货,杀年猪、熏腊肉、打扬尘、祭灶神、磨豆腐、打糍粑、贴春联……忙得不亦乐乎!

我的家乡在黔北大山深处的乌江之畔,一个名叫“友谊”的小山村,三面环山,一面临江,交通闭塞,村里散落着百来户人家。

腊月的味道,是年的味道,也是家的味道、妈妈的味道。20世纪80年代,过年的氛围往往是从杀年猪这天开始的。每年杀年猪的时间不成文地定在腊月中下旬,父亲早早地到公社把五块钱的“税票”交了,办好杀猪的相关手续,然后预约好杀猪匠。

在大伙的千顾万盼中,杀年猪的日子终于到了,左邻右舍请上五六个劳动力,拉猪、杀猪、吹气、褪毛……两三个小时过去,杀年猪就算是“大功告成”了!在父亲一声招呼下,大家围坐在一起,那一桶廉价的苞谷酒,不知道让多少人如痴如醉,所有的幸福就在那一碗不停转动的酒碗里,划拳声、劝酒声、祝福声、欢笑声……一浪高过一浪,掀起的年的序曲。

俗话说:“五里不同风,十里不同俗”。家乡的年味一般是从腊月二十三日拉开序幕,这一天,家家户户都要祭灶王菩萨,有的地方也称之为过“小年”,差不多就是过新年的“彩排”。

腊月最后几天,年味一天比一天浓。记忆中的年货,大都是母亲亲手制作的。用黄豆制作豆腐、水豆豉、霉豆腐、灰豆腐、豆腐

干、豆腐丸子等;用糯米制作血灌粑、甜米酒、黄糕粑、汤圆、糍粑、南瓜饼等;用大米制作米花糖、绿豆粉、泡粑等;用年猪制作腊肉、香肠、卤肉、油渣、扣肉、酥肉等;用玉米制作麻糖、爆米花;用鸡蛋制作皮蛋、盐蛋;用土豆炸洋芋片;用红薯做红薯干……

俗话说:“小孩盼过年,老人怕花钱。”过年之前,父母总会给我们几块钱去赶一次乡场,常常会买一些明星画、小人书、鞭炮、烟花、糖果饼干、油炸粑之类的回家;父亲则在母亲的交代下,买一些布匹、食盐、白糖、红糖、酱油、煤油、肥皂、苞谷酒、香蜡纸烛等家庭生活用品。

终于熬到了大年除夕,家家张灯结彩,人人喜气洋洋。这天下午,整个村庄炊烟四起,女人们在家准备丰盛的年夜饭,男人们带着孩子们去山上给祖先上坟。上坟归来,过年的仪式感还得要有,首先是挂灯笼、贴年画、贴春联,然后在堂屋里敬香供祖、燃放鞭炮。夜幕降临时,全家人就围坐在八仙桌上开始吃年夜饭。

汪曾祺先生曾说:“四方食事,不过一碗人间烟火。”腊月三十的除夕之夜,欢乐而又庄严。那个年代农村还没有普及电视机,一家人就围坐在火坑周围,嗑瓜子,吃糖果,说笑话,猜谜语,讲故事,把柴火烧得旺旺的。除夕要守岁,不过十二点不能睡觉。交年时刻,家家户户都要燃放鞭炮,驱逐一种叫“年”的猛兽,亦称“开财门”,寓意辞旧迎新。

新年的第一天是春节,在老

家,在新年和旧年交替之际,除了要“守岁”,还讲究“早起”。当地流行着一个传统风俗:抢挑“金银水”,正所谓“正月初一起五更,迎喜接福敬三星;抢得一挑金银水,保你富贵不受贫。”把春节祥和的瑞气洒满整个山村。

大年初一,穿上新衣服,一般不出远门,就近拜年;大年初二,女人们开始回娘家,拜新年;大年初三“安睡迟起”;大年初四“迎灶王爷”;大年初五“迎财神”;正月初七是出灯的日子。跳花灯、舞龙灯、耍狮子、玩蚌鹤灯等传统非遗走村串户,竞相上演。在老家还流传着人、畜、农作物的过年日子,即“一鸡、二犬、三猪、四羊、五牛、六马、七人、八谷、九豆、十棉花”。

老家的新年,时间跨度是非常长的,一直到正月十五元宵节,年味才渐渐退去。

如今,家乡的变化日新月异,过年的方式也在悄然改变。村子里盖起了许多新楼房,道路变得宽敞平坦,家家户户都通了网络,但那些传统的年味习俗,依然传承着,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重要纽带。

岁月不居,时节如流。春节,作为中国最隆重和最富有特色的传统节日之一,已经有2000多年历史,它是流淌在中国人血管里、铭刻在中国人灵魂深处的文化与精神的基因。

新年纳余庆,佳节号长春。记忆中的年味,是一种情感的寄托,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,更是一种心灵的归宿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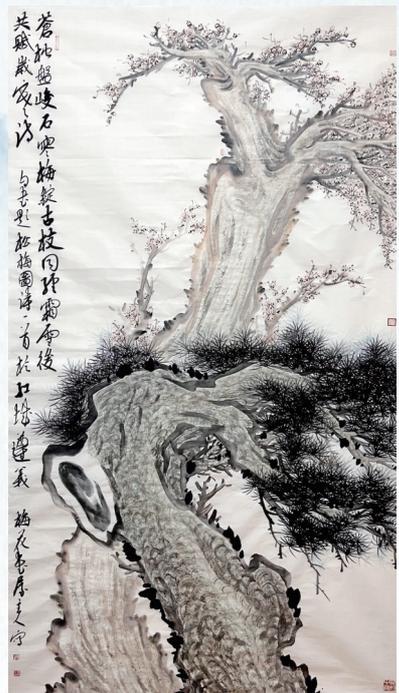
风华遵义

卢祖文 诗配图

雪映娄山

(摄于汇川区)

遵义风光娄山雪
电视宝塔刺苍穹
为使红地通国讯
战冰斗寒似英雄



松梅迎新(国画)

欧阳银坤 绘